

《劉知遠諸宮調》「不放了你才」新解

王 琪*

對新疆黑水城出土的金代刻本《劉知遠諸宮調》的校注較多，如廖珣英、藍立莫、凌景埏、謝伯陽、朱平楚、張星逸、劉堅、蔣禮鴻、陳治文¹等都作過點校或撰文探討。其中「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第一」中的「正宮」「文序子」有如下幾句：羞懶不臺頭，雙眼怎開？兩隻腳走出莊門，高聲一派，口中只道得得兩度三回，不放了你才。對其中的「口中只道得得兩度三回，不放了你才」的斷句和釋義，各家分歧較大，有不同的處理。

凌景埏、謝伯陽²處理如下：

標點：口中只道：「得得兩度三回，不放了你才。」

注釋：你才，即你賊。北音讀「賊」近「才」。與張星逸³說基本一致。

廖珣英⁴處理如下：

標點：口中只道得得兩度三回，不放了你（喬）才。

注釋：「口中」二句，此是李洪義被劉知遠打得狼狽不堪，一邊走，一邊再三高叫，表示要報仇雪恨。道，猶「是」。得得，猶特特，特地之意。「喬」字原無，臆補。喬才，詈辭。猶罵人壞蛋、無賴。金元時慣用語。

藍立莫⁵處理如下：

標點：口中只道：「得，得」，兩度三回，「不放了你才！」

注釋：臺，「擡」字的省寫。得得，猶言「好，好」，《曲洧舊聞》卷一：「一日，將御朝，溫成送至殿門，撫背曰：『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』，上曰：

*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。

- 1 廖珣英，《劉知遠諸宮調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；藍立莫，《劉知遠諸宮調校注》，巴蜀書社，1989；凌景埏、謝伯陽，《諸宮調兩種》，齊魯書社，1988；朱平楚，《全諸宮調》，甘肅人民出版社，1987；張星逸，《關於金刻〈劉知遠諸宮調〉的校注》，江海學刊，1964，1；劉堅，《關於〈劉知遠諸宮調〉殘卷詞語的校釋》，中國語文，1964，3；張星逸，《補關於金刻〈劉知遠諸宮調〉的校注》，中國語文，1965，5；蔣禮鴻，《讀〈劉知遠諸宮調〉》，中國語文，1965，6；陳治文，《〈劉知遠諸宮調〉校讀》，中國語文，1966，3。
- 2 凌景埏、謝伯陽《諸宮調兩種》，齊魯書社，1988，頁8標點，頁22第70條注釋。
- 3 張星逸《補關於金刻〈劉知遠諸宮調〉的校注》，中國語文，1965，5。
- 4 廖珣英《劉知遠諸宮調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，頁5標點，頁27第110條注釋。
- 5 藍立莫《劉知遠諸宮調校注》，巴蜀書社，1989，頁8標點，頁33第120-122條注釋。

「得，得」。才：詈辭，猶罵人「坯」。閔遇五《五劇箋疑》：「吃敲才，猶諺云打殺坯也。」《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》張國賓《汗衫記》三折「小梁州」：「想著我那當年認了個不良才，送的俺一家橫禍非災。」不良才，猶云壞坯。金元以來俗文學中，用「才」組成的罵人語不鮮見，例不備舉。

另有《朴通事諺解》下：那廝不到六十的模樣，那般時，正是吃打的裁兒。《老乞大·朴通事集覽》：「裁」作材，是謂軀幹也。

我們認為「吃敲才」、「不良才」、「吃打的裁兒」都是偏正結構的，而「你才」如果理解為「你的才」，似乎在語義上有重複，以上諸種說法求之過甚，「才」可能就是一個普通的副詞，「不放了你才」是為了跟「開」、「派」押韻而調整了「才不放了你」的語序。

「才」可作副詞古已有之：《說文·才部》：才，艸木之初也。《集韻·代韻》：才，始也。王筠句讀：惟才以初為正義，故典籍用才字者皆以為始之通稱，不專屬艸木。宋王安石《雨過偶書》：「誰似浮雲知進退，才成霖雨便歸山。」

《劉知遠諸宮調》中多處可見為了押韻而調換詞序語序的情況：

- (1) 「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第一」中的「甘草子」：在鄉故，在鄉故，上輩為官，父親多雄武。名目号光斑，因失陣，身亡歿。蓋為新來壞了家緣，離故里，往南中趁熟。身上單寒，沒了盤費，直是淒楚。

（按：「鄉故」即「故鄉」⁶，「故」與「武」、「歿」、「熟」、「楚」押韻）

- (2) 「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第一」中的「正宮」「文序子」：

羞懶不臺頭，雙眼怎開。兩隻腳走出莊門，高聲一派，口中只道：「得，得」，兩度三回，「不放了你才！」

「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第二」中的「商角調」「定風波」：熟睡不省悟，鼻息若山前哮吼猛虎。三娘又怎知，與兒夫何日相遇。不是假，也非干是夢裏，索命歸泉路。當此李洪義，遂側耳聽沉兩回三度。知遠怎逃命，早點火燒著草屋。驀聽得一聲響，謊匹夫急擡頭觀。

（按：調換詞序，以便於「度」跟「悟」、「遇」、「路」、「屋」、「觀」押韻）

6 廖均英《劉知遠諸宮調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，頁15第28條注釋。

- (3) 「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第二」中「商角調」「定風波」下的「尾」：

星移斗轉近三鼓，怎顯得官家分福，沒雲霧平白下雨。

(按：「分福」即「福分」⁷，「鼓」、「福」、「雨」押韻)

- (4) 「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第二」中「中呂調」「木笳綏」：我這口無虛語，道一句只一句，生時節是你妻，便死也是賢婦。任自任交胡道，我誰做顧。全不改貞潔性，做學姜女。

(按：「我誰做顧」即「誰做顧我」語序調換。「做顧」即理睬看顧之意⁸，「語」、「句」、「婦」、「顧」、「女」押韻)

- (5) 「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第二」中「般涉調」「哨遍」：霸王垓下別虞姬，織女牽牛過七夕，雲雨輕分，感恨巫娥，宋玉慘悽。

(按：「慘悽」即「悽慘」，為與「姬」、「夕」押韻而調換詞序。)

- (6) 「君臣弟兄子母夫婦團圓第十二」中「仙呂調」「繡帶兒」下的「尾」：絲綿細絹般了無數，搜盡寶貨財物，臨行擄得三娘去。

(按：「絲綿細絹般了無數」若為「般了無數絲綿細絹」，則與「搜盡寶貨財物」句型結構相同，但是為了使「數」、「物」、「去」押韻，未如此處理)

在現代方言口語中現在還保留著這樣的副詞後置的用法。以武漢蔡甸方言為例：

「我還不去呢。」——「我不去呢還。」(強調「不去」)

「我才不去呢。」——「我不去呢才。」(強調「不去」)

「他才剛剛讀一年級。」——「他剛剛讀一年級才。」(強調「剛剛」)

內蒙古呼和浩特漢語方言狀語後置⁹：

你這人沒意思了才。

他真是個來了還。

吃飯吃呀，你才。

7 廖珣英《劉知遠諸宮調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，頁76第86條注釋。

8 廖珣英《劉知遠諸宮調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，頁89第184條注釋。

9 例見李作南、辛尚奎，《呼和浩特漢語方言的一些句法特點》，《內蒙古大學學報》，1987，2。

